

攻
媿
集

攻媿集卷二十一

宋

樓

鑰

撰

奏議

乞正太祖皇帝東嚮之位

任溫州日

臣仰惟陛下聖孝冠古通于神明諒陰端憂哀禮兼盡稱天定謚博採衆說務極其當臣假守偏郡安敢妄議宗廟以干嚴誅自以世受國恩蒙被使令有懷不言是爲欺天臣竊見近降指揮恭爲大行太上皇帝升祔有期增置太廟一室以奉神靈臣不學無術又在遠外道

聽塗說嘗有見聞臣居明州近故龍圖閣待制趙粹中
寓居臣鄉里聞其任吏部侍郎日曾進廟議請觀其書
熟復其說臣旣擊服粹中亦深自慨歎至于流涕蓋謂
太祖皇帝開基創業之盛而不得正東嚮之尊攷之典
禮稽之古誼本無可疑熙寧五年首以王安石之臆說
變亂古制陰使章衡倡爲謬論雖名臣如馮京梁燾盧
士宗司馬光等力辨而不能回孫固反覆論議僅得不
廢配天之祀而東嚮之禮竟不獲伸紹興五年董弅建
議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剛晏敦復王俱劉寧止

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慤楊震莊必彊
李弼直皆是其議趙煥奏陳尤力太上皇帝擢弼爲侍
從煥爲監察御史言已行矣而一趙需獨不以爲然徒
以諫大夫之重議不出己橫加阻抑然猶畏公論不敢
非毀但以徽宗在遠未當專議遂寢其事淳熙元年粹
中以當時羣臣所奏悉加銓次爲陛下言之旣蒙睿旨
下之禮官國子司業戴幾先兼權禮部侍郎力沮其說
而言無經據粹中又進闕異一書深切著明終亦不行
臣詳叩之粹中言幾先本不足以搖大事蓋嘗密言于

執政以爲太上皇帝萬壽之日未應議此以致中輟今
大行太上皇帝方將祔廟維其時矣陛下親承付託以
太祖皇帝七世之孫奉紹興五年制禮之遺意取粹中
所進一書申命討論正太祖東嚮之位參先朝羣臣之
說定我宋宗廟之禮省有司增室之役爲萬世不易之
法以慰列聖在天之靈臣不勝大願不敢苟避斧鉞失
今不論後實難言使他日未先狗馬填溝壑雖有可言
之路亦已晚矣惟陛下赫然英斷舉而行之實天下幸
甚

貼黃臣照得粹中所集廟議及闕異等書又有雜說
一編皆已經進御或恐內府深藏未易尋究臣嘗傳
錄副本乞降敕旨取索謹當繕寫投進臣伏以宗廟
之事事大體重不敢聞于外庭如蒙聖慈不以人廢
言伏乞睿旨以粹中之書出自聖意付三省施行臣
職居遠外合具奏狀正以事當嚴密恭讀中興會要
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太上皇帝宣諭宰臣
曰臣僚于利害奏劄士大夫自合親書不須計較字
畫工拙敢循故事以劄子親書投進仰乞睿照

論恢復

知温州被旨奏事

臣仰惟陛下親受至尊壽皇聖帝付託之重兢兢萬幾惟日不足天下之事不勝其繁臣愚以爲當先立乎其
大孔子于魯則先三家于衛則先正名豈無他事可爲
蓋莫先于此也國家之大者莫先于恢復之計君臣之
間所當朝夕以謀之而在天者有數存焉不可以強爲
也高宗立國于兵戈擾攘之中保全東南兼愛西北蓋
三十六年而傳之壽皇壽皇卽位之初慨然有志于中
原練兵選將躬親騎射以作士卒之氣不惟時未可爲

正以高宗年高厭兵聖孝承志終守和好以修內治蓋
二十八年而傳之陛下陛下念祖宗積累之業痛二聖
播遷之禍承兩朝未集之勲軫遺黎陷溺之久今日之
事豈復有先于此者臣在遠外固莫窺廟謨之祕若自
登極以來詔令爲民而下所以戒飭士夫警策將帥皆
足以感動人心今又講蒐田之法人固已知聖意之所
在臣猶有言者非敢勸陛下好兵亟戰挑強鄰開邊釁
縱將士以邀功而生事也誠願陛下專以恢復之計爲
心旦旦而思之歲歲而圖之陛下果篤志于此祈上天

之助順則畏天之心益謹望祖宗之陰祐則敬祖宗之心益篤思欲如唐太宗俘頡利以奉神堯之歡則事親之孝益至以至欲圖外攘必先務內修則政事日以舉欲謀西北先保東南則邦本日以固非將相無以佐大業則求文武之才必備非儲蓄無以舉大事則用天下之財必儉務求忠良節義以備使用則讒諂面諛凡可以害吾之治者不約而自退務養神氣精力以待事機則宴安嗜欲凡可以傷吾之生者不戒而自定邊防以修軍政以嚴如此則遲以歲月雖甲兵未動版圖未歸

而恢復之計成矣一旦天道好還天心悔禍文武之士
雲蒸霧集王師順動豪傑響應則大計可舉于以據高
皇之宿憤焚老上之龍庭奉萬年之觴爲重華之壽而
後陛下之孝道光矣國家之大恥雪矣若非及今而圖
之事機之來豈能以一日之力而得此哉臣區區愚衷
犯分進說惟陛下裁赦

乞寬茶鹽權貨之法

臣聞古者官養民後世民養官蓋古有井里之法民生
而授之以田法度明備養生無憾是官養民也自井田

法壞流弊日久尺寸之地無非斯民交易以爲世業而
出其租稅以供公上此民養官也後世用度日廣什一
取之而不足又重取之又有曰茶曰鹽與夫權貨之屬
皆出于山澤之利民取之以自養者酒所以成禮所以
養生古惟以沈湎爲禁而後世權之凡此數者國家旣
擅其利以供養兵與支費之大端其勢不得不立法以
禁切之豈特使利孔專出于上亦所以抑制豪強恐其
專利以陵貧弱也爲政者要當究其本源而興利聚斂
之臣不思大體繁文日增至于今日網密甚矣搖手犯

禁非所謂易避而難犯細民貪利法出奸生不惟不足以勝之而奉法之吏臨事雖欲坐以深文亦有不得而盡行者使其盡行必致生事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頗重旣而嘆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臣嘗感其言而智識短淺未能爲國家建畫長策若從而輕之又恐愚民無知抵冒益衆欲望聖慈軫念元元謂設禁者本有不得已之意而犯法者初非甚可罪之人或有不體國家寬大之德于是數者更有陳請重設法禁視平民如寇仇于見行條

法外創意增添之者惟陛下一切寢而不行甚者或懲其妄言播告中外使天下知聖意之所在則斯民陰受天地之大賜所以保護元氣而壽天下之脈者或在是矣

論訓練禁兵

臣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自辛巳甲申用兵之後天下狃于無事兵備寢弛壽皇聖帝長慮卻顧外欲爲恢復之圖內欲修固本之計申飭州郡訓練禁兵立揀中之額有路鈐按教之法有朝廷點摘之制雖未能盡爲精

銳而每州各有數百人可用俾兵威日振盜賊帖息可
謂明效大驗矣臣試郡海瀕恪遵故事月自按試以行
賞罰不敢不謹而猶有可疑者兩軍決戰弓弩可以及
遠而短兵可以角敵較之二者則短兵之用尤多軍器
固不一而足大約弓弩鎗牌長刀皆不可不習至如擊
砲以禦敵馳逐以據險皆當習于無事之時乾道元年
專降指揮禁軍武藝只得教弓弩手餘外武藝更不教
習軍士有長技而不得自見旣以阻其勇氣亦恐閱歲
因循無所激勸日成廢墮萬一欲用必至扞格至如定

礮之類尤非一日可習州郡但知奉行指揮而遠慮不可不及欲望聖慈旨下三省樞密院議定速賜行下依舊制閱習于軍政誠非小補

論保治

任攷功郎
中日上

臣聞無虞者盛帝之所戒無難者聖人之所懼持盈守成大雅所以稱太平之君子也高宗皇帝中興之初身濟大業時巡東南艱勤百爲蓋十餘年而後小康晚有辛巳之擾兢畏克終以享九齡肆我壽皇聖帝受禪之初銳意有爲加以甲申之警雖卒從和議而經略之志

不忘益勤萬幾聖德日新比年有旱潦之災寅畏天戒
廣求民瘼四方章奏惟恐不聞蠲放惟恐不多賑卹惟
恐不至愁歎化爲謳吟奸盜爲之帖息脫履萬乘以授
聖子三帝相傳體堯蹈舜冠德百王皆由兢兢業業以
致此崇高之盛陛下承熙洽之運膺付託之重垂拱以
視天民之阜誠千載之一時也縟儀鉅典次第蒐舉又
足以爲太平之榮觀也中外靜謐邊鄙不聳夫何爲哉
況復仰遵壽皇之訓日晏坐朝孜孜聽政講論經理篇
帙有加爲臣子者何以仰贊聰明然區區愚忠不勝愛

君憂國之心以爲無難之世易于因循此如人之一身
時有小疾則飲食起居動知戒謹固有尪羸而壽考者
強壯之人未必無病血氣尚盛多恣所欲疾偶未形因
謂之安此固良醫之所懼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
明其政刑今日之無事實陛下閒暇之時也改元之初
三宮徽號之儀長秋冊寶之禮皆不可少後自今凡稽
古禮文之事動有重費而無益于治道姑俟于施行務
求實效無事虛文軫耒雨徹桑之言思大寒索裘之戒
旦旦而圖之使事事有備先爲不可勝以待可用之機